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12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09836-1

I. ① 2 … II. ① 人 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5459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装帧设计 何 婷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9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 插页 2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36-1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- 出行小记 刘 浪 / 1
- 扫尘 孙焱莉 / 15
- 草人儿 盘 索 / 28
- 西瓜熟了就变甜 高 涛 / 39
- 俄罗斯陆军腰带 马晓丽 / 53
- 老人 石一枫 / 76
- 冼阿芳的事 鲍 十 / 91
- 短信飞吧 范小青 / 112
- 唱晚亭 叶广岑 / 126
- 家乡有人真儿气 冯俊科 / 153
- 重要消息 周瑄璞 / 171
- 例行私事 阿 成 / 186
- 借你的耳朵用一用 赵剑云 / 212
- 复仇 冷启方 / 227
- 1978年发现的借条 南 翔 / 239
- 飞翔的鸟 马 悦 / 254
- 带风景的房子 王瑞芸 / 269
- 北去的河 邵 丽 / 287
- 意外伤害 裘山山 / 296
- 五彩缤纷 叶 弥 / 312
- 绝招 莫怀戚 / 328

出行小记

刘浪

1

再过两个月多一点点,或者不到两个月,这个复姓欧阳的男子,就要满二十八岁了。我讲不出什么深刻并且好懂的道理,反正在我看来,二十八岁是个瞻前顾后的年纪,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失重,头晕和轻微恶心的感觉没法忽略不计。

最近这段日子,欧阳总是想着要离开涧河。据我所知,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,反正能够离开涧河,就好吧。当然了,如果真的能够离开涧河,也不是说他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不是这样的。准确一点的说法是,最近这些天,欧阳想出去走走。

至于欧阳为什么要离开涧河,我挠了挠头皮,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是知道一些眉目的,但我却来不及给你细讲。因为现在,对,就是现在,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整,欧阳把离开涧河的想法付诸行动了。

欧阳是空身一人走出家门的,下楼,出单元门,又出了小区。欧阳正在考虑是步行还是乘坐公交车去火车站,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他的面前,是那种红白相间的千里马车。以往乘坐出租车时,欧阳总好自觉不自觉地先绕到车前,看一眼车牌号码。这一次也没例外,看到车牌号码是 0468 之后,他就打

开车门，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又抬了抬右手，很是潦草地指了指前方。

出租车向前行驶了大约五十米，就左拐，驶上了北岸街。车子行驶到北岸街和桥旗路的交汇口时，欧阳的心情有点烦躁起来。我想，这应该是和出租车司机点了一根香烟有些关系吧。

出租车司机是个女子，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样子，肤色姜黄，目光呆滞。她右手握着方向盘，左手从衣兜中将一包香烟掏出来，还是用左手将烟盒盖慢慢地掀开。接下来，女子还是用左手的小指或者无名指在烟盒底部啪地一弹，一根烟就噌一下蹦到了她的嘴里，竟然是那种男士的雪茄。

女子这一连串的取烟动作挺老练的，但又明显流于卖弄。这就让欧阳有些生气，他就在心里骂了一句，妈的。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，欧阳一直很讨厌女士吸烟，尽管他本人每天差不多都要抽掉一包烟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欧阳抽的一直是四元钱一包的那种哈德门烟——哦，不对，这个牌子的香烟，如今似乎已经涨到六元一包了。

女子将烟点燃，深吸一口，又看了欧阳一眼，说，你，也来一根？

谢谢，我戒了。欧阳说。

女子没再说什么，欧阳摇下车窗。两个人就都沉默了。

出租车就要到涧河晨报社门前时，欧阳就听到了《隐形的翅膀》这首歌，他的手机来电乐曲正是这首歌。欧阳就急忙拿起手机，却没有来电。紧接着，他就看到女子已将你的手机放在了耳旁。原来他们二人的手机来电乐曲是一样的。

对，是我。女子接了电话，对着手机说。

欧阳抬头看了眼后视镜。从后视镜里，他看到女子皱着眉头，似乎拿不准打来电话的人是谁。

对,我已经听说了。女子说。女子的口气有些不耐烦。

你说这些都没用,我有什么办法?女子把手机在耳边蹭了蹭,接着说,我没有办法,我也不希望是这样。不用了,真的不用了。说这话时,女子稍稍减慢了一点车速,让后面的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驶到了前面。这说明女子开车的技术还是说得过去的吧,欧阳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就放松了下来。

那当然。女子对着手机说,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?女子的声音突然抬高了许多。

不是。女子的声音又平稳了下来。

真的不是。女子边说边左右摇头。

欧阳不知道女子是在和谁通电话,他也懒得去猜想。

去你妈的!女子突然这样大声骂了一句,就关掉了手机。女子显然是不解恨,她就又抬起右手狠狠拍了下方向盘。

欧阳轻轻叹了口气,想说句什么,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,就什么也没有说。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。

大约五分钟后,出租车在涧河火车站广场停了下来。欧阳付了十元车费,下车。
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我在前面说过,欧阳乘坐出租车之前,总好先绕到车前,看一眼车牌号码。其实他每次下出租车时,也有这毛病。他总认为他这样做,会给司机或多或少造成心理压力吧。至于给了司机心理压力之后又能怎样,欧阳也说不清楚。这会儿,他又绕到车前,看了一下车牌号码,当然还是 0468。之后,欧阳就向售票大厅走去了。

可是,欧阳刚刚走出不足十步,他就猛地转过身来。因为转得太快,他的身子失去平衡,差点摔倒在地上。

欧阳猛然想起,他在小区门口上出租车时,只是随手指了指前方;车子启动之后,他和女司机唯一的一句对话是,“你,也来一根?”“谢谢,我戒了。”他根本就没有跟女司机说过自己要到

火车站,女司机是怎么知道他要来火车站呢?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?

是的,不瞒你说,我也觉得事情变得有些怪异起来了。

2

接下来,我想给你简单地介绍一下涧河火车站广场。

广场不大,东西长大约一百米、南北宽大约五十米。广场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椭圆形的草坪,草坪的中心各有一座岳母刺字和伯乐相马的雕塑。草坪的草皮茂盛得怒气冲天的样子,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,就会发现原来是小麦,三五只灰突突的鸽子正在里面觅食,一只比一只更加呆头呆脑。哦,对了,广场中间有条三米多宽的人行道,铺了血红色的步道板,不时有行人走来走去的,往来的车辆也是在这条人行道上行驶。那辆车牌号码为0468的千里马出租车,这会儿正行驶到了人行道的尽头,右拐,向北鹤路的东端疾驰而去,转眼间没了踪影。

没有弄清女司机是怎么知道他要来火车站的,欧阳也就不去想。这会儿,太阳开始收敛它黏稠的灼热了,却把欧阳的影子撂倒在地上,之后像抻面条那样越抻越长。欧阳抬起右手,敲了敲自己的后脑勺,就进了售票大厅。

售票窗口前,竟然没有人在排队,这是有些出乎欧阳意料之外的。在欧阳的印象中,火车站是这样—一个地方,永远乱哄哄,永远人满为患,永远有跟父母走散的孩子在号啕大哭,永远有目光飘来飘去的半大小伙子,把手伸进别人的衣兜。但涧河火车站这会儿却真的非常冷清,都要逼近万籁俱寂了。怎么回事呢?

欧阳来到售票窗口前,他什么也没有说,从窗口递进去一张百元纸币。里面的售票员也是什么也没有问,就递出来一张票,还找回了三元钱,是三个一元的硬币。

我也是事后猜想的，欧阳没有说要买去哪的火车票，他大概是觉得无所谓吧，爱到哪就到哪，只要离开涧河就好。而售票员为什么卖给了他一张九十七元的车票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想明白了。

欧阳拿过票和硬币，随手揣进了衬衫的口袋。随即他又把车票拿出来，一看，终点是龙尾山。龙尾山，这地名很怪啊，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，我想欧阳大概也是没有听说过吧。

紧接着就开始广播检票了。欧阳夹在二三十个旅客中间，向检票口走去。这些乘客大多拖着旅行箱，或者背着挽着大包小裹，但全都不说话，似乎是怕打破火车站的寂静吧？谁知道呢。

从检票口到登上列车，大致需要四五分钟的时间。趁这个机会，我还是亮一亮欧阳的身份吧，捎带也解释一下他想要离开涧河的原因，毕竟在前面，我多次说过自己比较了解他这一类的话。

欧阳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。单位对外宣称早已全方位实行了企业化管理，实际情况呢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吧，所以欧阳的工作，称不上特别清闲，也称不上特别繁忙。我认为这样的工作状态还是说得过去的，工作嘛，就是个饭碗而已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前提下，有一搭无一搭应付着就是了。但欧阳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觉得这种半死不活的工作状态就是混吃等死，真是没劲透顶。至于欧阳的顶头上司，姓王的那个常务副局长，就更让他头疼了。王局长总是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欧阳。欧阳告诉王局长，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但王局长还是把女儿领到了欧阳的办公室。欧阳早就听说王局长的女儿有点斜视和小儿麻痹，一见面才知道，王局长的女儿还有点哮喘和老年痴呆。欧阳就告诉王局长，说，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王局长铁青着脸，带着女儿走了。

欧阳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,这话其实还是比较靠谱的。因为欧阳的确有女朋友,名叫余真。两个人比较实惠又比较有一搭无一搭相处半年多的时候,真的是要结婚了。可问题的关键在于,就是这个时候,一个复姓轩辕的女子斜刺里杀将出来,欧阳就有些慌了手脚。

有关这个轩辕,其实我也没有更多好讲的。简单地说吧,是轩辕很有些果断地捅破那层纸,之后,欧阳就支支吾吾地对余真说了对不起。余真呢,看了欧阳好一会儿,就叹了口气,说,我不能保证我一直等你,但我尽量等。欧阳就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大耳光。

让欧阳没有想到的是,轩辕捅破那层纸后,就再不见他面了,连电话也不接。轩辕终于答应见欧阳时,怀里却抱着个五岁的小女孩。轩辕左手抱着孩子,右手拍了下欧阳的肩膀,说,傻孩子,闹着玩你还真当真啊?

欧阳觉出苗头不对了,轩辕怀中的孩子,分明就是迷你版的轩辕。

果然,轩辕接着对小女孩说,宝宝,让这个叔叔给你当爸爸,好不好?

小女孩说,不好,我要家里的爸爸当爸爸。

轩辕就叹了口气,同时瞥了欧阳一眼,接着说,看,我没有办法,那我走了啊。之后就真的抱着孩子走了。

欧阳又去找了余真。他刚要支支吾吾说点什么,余真说,你来得真巧啊欧阳,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欧阳的眼里瞬间就充满了泪水。余真接着说,下个周六我结婚,你可一定要来啊。

欧阳就这样丢了西瓜也丢了芝麻。而更要命的是,这等悲催糗事,也不知怎么搞的,被王局长连根带梢地了解得一清二楚。王局长就又把女儿带到了欧阳的办公室,还安慰欧阳,说,你失去了一棵歪脖树,但你将拥有整片挺拔的森林……

火车好像被谁捅了一下腰眼,突然神经质地往前一耸,又一耸,缓缓开动了。

能装一百多人的这节硬座车厢,此刻空荡荡的,竟然只有五六个乘客,大多斜躺在座位上昏昏欲睡。这可真是有些邪门啊!火车站冷清,火车上更冷清。欧阳就再次想: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。但至于究竟是哪里出了错、出了什么错,欧阳却不知道。

随便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,欧阳就扭头看着窗外,一行白杨树正在快速奔跑着后撤,而树后空旷的田地大多还没开始播种,就那么荒芜着,让人的心一阵阵发凉。看够了窗外,欧阳扭回头,结果就看到他斜对面的座位上,一个女子不知何时坐在了那里。

该怎么说呢,在欧阳的眼光里,这个女子应该算是很漂亮。女子小小的嘴巴、大大的眼睛和淡粉的肤色,看起来都没有给化妆品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。只看了女子一眼,欧阳就不由得打了个哆嗦。老天!这个女子怎么这么像跟他“闹着玩”的轩辕?

女子在看一部诗集,这让欧阳有些敬畏,也有些恐怖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,若干年前,欧阳是写过诗歌的,还以“心跳的方向”为总题发表过一些组诗,不过如今回想起来,已经遥远得像是旧石器时代的事了。

女子看得很专注,还小声地读出了声——

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
和物质的短暂情人
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
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

欧阳知道,这是海子的《祖国或以梦为马》。去年比这稍晚

一点的时候,《涧河晨报》编发过纪念海子辞世 20 周年的专版,其中就有欧阳一篇哼哼唧唧的言论,标题叫《一去二十年》。说到这里,唉,真是不好意思,我才发现在前面介绍欧阳时,竟然忘了告诉你,欧阳他还是个业余写手,甚至还是涧河作家协会的一个什么理事。《涧河晨报》上面有他的“一剑封喉”专栏,开办差不多两年整了,每周一篇千字文,据说反响还不错。而欧阳最初与轩辕相识,就是在《涧河晨报》副刊部张罗的一个笔会上。

你看的,谁写的诗? 欧阳主动和女子搭讪。他明明知道这个女子不是轩辕,但他的声音还是很不争气地飘来抖去的。

女子抬起头来,眼里似乎有一层晶莹的泪光。她说,海子。

欧阳稳了稳自己的呼吸,说,孩子? 哪个孩子?

女子说,是海子,海洋的海,不是男孩女孩的孩。

欧阳说,啊,啊。诗,我不懂。

女子合上诗集,说,海子失踪了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女子说完这句,就合上诗集,捏着书脊,起身来到欧阳的近前,在他对面的座位上坐下,一五一十地盯着他。

欧阳觉得女子的目光,一定就像两把刷子一样,把他的脸刷成了一种不靠谱的红色。他沉默了一小会儿,对女子说,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,你看行吗?

女子点头,说,好。

欧阳说,有那么一个冰箱,里面放着五个鸡蛋。这一天,第一个鸡蛋一回头,吓了一跳,它看到第五个鸡蛋长了一身绿毛。第一个鸡蛋就把它看到的告诉了第二个鸡蛋,第二个鸡蛋又告诉了第三个鸡蛋,第三个鸡蛋又告诉了第四个鸡蛋。第四个鸡蛋就问第五个鸡蛋,怎么了哥们儿? 病得不轻吧? 第五个鸡蛋用鼻子哼了一声,说,噫! 你们长没长眼睛啊! 我是猕猴桃!

讲完笑话,欧阳就笑了。可他的笑容还没泛出脸皮,就又退了回去。因为他发现女子没笑,她只是耸了下肩膀,说,我听过。

欧阳的脸又红了，他也只好耸了下肩膀，还尽量故作轻松地摊了下双手，说，那我再给你讲一个吧。

女子把诗集放回她的背包里，用左手支着下颏，小声问欧阳，你是不是想泡我呀？

欧阳像根失控的弹簧一样，霍的一下站了起来。

女子抬起左手，上下扇了几下，示意让欧阳坐下。欧阳坐下后，她就说了自己的QQ号码，又问欧阳，你的呢？

欧阳忍了好几忍，总算没有扬起右手，把手印尽可能清晰地印在女子的脸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说，你累不累呀你？直接一点，包你一宿，两千够不？

女子站起身左右看了看，这节车厢的那四五个乘客都在打瞌睡，其中一个老头还打起了呼噜。女子重又坐下，向欧阳伸出左手的拇指和食指，小声说，我可以给你打八折。

欧阳说，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，你他妈的也值这个价？

女子说，那就打五折吧。

欧阳说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已经三天没杀人了，手痒得要命。说完这句话，欧阳还是觉得透不过气来，他就打开了车窗。

女子的整个身体明显一哆嗦，就坐回了她先前的座位，低着头摆弄自己的手指。

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吧，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。女子慌张张地下了车，欧阳对着她的背影小声骂了一句，妈的！

列车重又启动时，女子突然在车外敲窗。欧阳就扭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看她。

我操你妈！女子骂了这一句，就转身跑了。

欧阳去了趟厕所，回来时发现车厢里还是只有五六个乘客，

而一个很邋遢的老头坐在了他的对面。

欧阳懒得搭理老头，就掏出烟盒，抽出一支。欧阳正犹豫点着还是不点着，老头把右手伸过来。啪，老头的手里蹿出一小簇火苗，原来他的手里握着打火机。

欧阳就把烟点着了，又急忙把烟盒递给老头，说，大叔，来，您也抽根烟。

老头没有推辞，抽出一根烟，点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说，小兄弟，你这是去哪疙瘩？

欧阳就不由得一愣，心想这老头的年纪都够给我当爸爸了，他怎么叫我小兄弟？我真的很显老吗？随即他就想，老头叫我兄弟，也许只是一种礼貌吧，傻瓜才会去较真。他就回答老头，说，去，去。说到第三个去时，欧阳才想起车票上印着龙尾山，就急忙说，大叔，我去龙尾山。

老头没有计较这种辈分的乱套，他一拍大腿，说，龙尾山好啊！俺家二小子就在那疙瘩住。他那屯子叫赵家拐子，你到那疙瘩一打听李二愣子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这小王八羔子操的，打一小就不让我省心，眼瞅着就小四十了，整天价还是打打杀杀，我操他个八辈血祖宗的。

欧阳想笑，但忍住了，他说，哦。我是第一次去龙尾山，以前从没去过。

说完这句话，欧阳突然问老头，您刚才说赵家拐子？

老头没有回答欧阳，而是说，小兄弟，知道龙尾山为啥叫龙尾山不？

欧阳摇了摇头，说，这个，我还真不知道。

欧阳的心情就噌地一下低落了下去。他想起来，他的前女友余真后来嫁的那个男人，据说就是从一个叫赵家拐子的村庄走出的，先是做农民工，后来不知怎么就发了，而且是那种一发而不可收的发。余真丈夫的赵家拐子，和老头所说的赵家拐

子,会是同一个村庄吗?欧阳想从老头这里获得证实,可老头既然转移了话题,那就转移吧。难道不是吗?证实或者不证实,如今都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老头把烟蒂扔到地上,踩灭,咳嗽了一声,他说,俺们黑龙江里有条黑龙,就是秃尾巴老李。

欧阳又递给老头一支烟。老头这次推辞了,说,你的烟一点儿劲都没有,给我抽都白瞎了,我还是自己来棵卷牌的吧。老头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大约十厘米见方的塑料方便袋,里面是金黄的旱烟叶和裁成了二指宽的纸条。

欧阳说,抽我的抽我的。就把烟塞到老头的嘴里,又帮他点着。

老头吸了一口,接着说,秃尾巴老李刚一下生那工夫,是个大胖小子,怪招人稀罕的。他妈一看他屁股上长了条尾巴,吓得妈呀一声晕过去了。秃尾巴老李他爸也看着了这条尾巴,一菜刀下去,哧一下,就给剁下来了。秃尾巴老李嗷一声现了原形,腾云驾雾就蹿了,一头撞进了黑龙江。他的尾巴也跟着飞,飞到龙尾山这疙瘩,啪嗒掉下来,这就是龙尾山。

欧阳就敷衍,说,啊,这个传说,好,真好。

老头叹了口气,说,好啥好,就是糊弄外人呗。

接下来,老头就沉默了,欧阳也不知说什么。欧阳正觉得气氛有些压抑和尴尬,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下来。老头说,小兄弟,我下车了。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欧阳站起身来,说,再见。老头没有理他。

火车重又启动的时候,欧阳觉得头晕得厉害,就趴在了靠窗的小桌子上,想要睡上一觉。当然了,临睡之前,他把车票和随身携带的大约一千元现金,从衬衫衣兜中拿出,放到了左侧裤兜里。他是左腿靠近车窗,趴在小桌子上。这样一来,他睡着后,如果真有小偷对他行窃,他不会没有察觉。

欧阳觉得自己刚刚睡着，就被人扒拉醒了。他迷迷糊糊地坐直身子，睁开眼，看到是两个乘务人员来查票了，其中一个人是列车员，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；另外那个人应该是列车长，四十岁左右，络腮胡须也是四十年没有打理过的样子。

欧阳伸手掏出车票，递给列车长。后者接过票，看了一眼，就问，同志，你要到哪里？

欧阳因为没有睡醒，就有些不耐烦，他说，上面不都写着呢吗？

列车长说，我知道票上写着龙尾山。紧接着，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就像失控的火苗那样蹿了起来。他说，你给我站起来！走，补票去！

欧阳就愣住了，他问，补票？补什么票？

列车长说，跟我装傻是不？龙尾山早就过了！

欧阳站起身来，说，坐过站我补票就是了，你跟我喊什么啊你？什么态度啊你这是？我还没投诉你们一直不报站呢！

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列车员这时候说话了。他伸手扯了下列车长的衣襟，说，要不你接着去查票吧，这位乘客的事，我来处理。

列车长瞪了欧阳一眼，就气哼哼地往前走了。

欧阳和列车员就来到了一间乘务室。列车员笑着请欧阳坐下，说，欧阳老师您好，没想到会在车上遇到您。

欧阳就一愣，说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

列车员说，哦，这两年我一直在看您的“一剑封喉”，您是您的偶像。我姓王，您叫我小王就行。

欧阳说，谢谢，请多批评。